

中国古代公案系列

狄  
公  
案  
海  
藍  
公  
案  
案  
案

2



警  
出  
版  
社

中国古代公案系列



\* T170553 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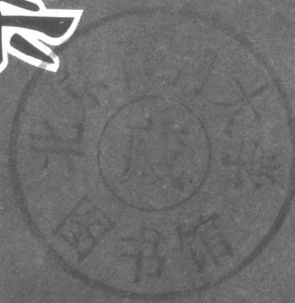
明鏡高懸

狄

公案

海公案

藍公案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二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狄公案/(清)无名氏著.  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4  
(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集成/孙以年编)  
ISBN 7-80094-886-2

I. 狄…

II. 无…

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5256 号

## 狄 公 案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75 字数 492 千字 插页 2
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1-10000 册

ISBN 7-80094-886-2/I·224

全套定价:167.4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## 序

凡书之作，必当知其命意所在。知其命意所在，则何书不可读？所以作书者，或借古人为式法，或举往事以劝惩。推原其故，悉本挽颓风、砭末俗。夫颓风之甚，莫甚于人心之不古，末俗之坏，莫坏于邪念之易生。今偶于案头见《狄梁公四大奇案》一书，离奇光怪，可愕可惊。书中若陶干马荣之徒，本绿林豪客，能使心悦诚服于指挥；若周氏王氏之流，本红粉佳人，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牍；至若怀义救曹之辈，不足以挂人齿类，而亦附以示贬；狄公真人杰也哉！世之览是编者，知不必悉依正史，而得史之意居多，读者其亦善体也夫！

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春三月  
警世觉者序于沪上之滴翠轩

## 总 目 录

狄公案 .....	1—209
海公案 .....	211—431
蓝公案 .....	433—494

## 目 录

序 .....		(1)
第 一 回	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.....	(1)
第 二 回	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.....	(4)
第 三 回	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.....	(6)
第 四 回	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.....	(9)
第 五 回	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.....	(12)
第 六 回	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.....	(15)
第 七 回	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.....	(18)
第 八 回	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.....	(21)
第 九 回	陶土工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.....	(24)
第 十 回	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.....	(26)
第 十 一 回	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.....	(29)
第 十 二 回	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.....	(32)
第 十 三 回	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.....	(36)

-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 
遇乡亲蒋忠谈心 ..... (39)
-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 
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..... (42)
- 第十六回 鞫差役以讹错讹  
贤令尹将盗缉盗 ..... (45)
-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 
见凶犯旧友谎言 ..... (49)
- 第十八回 蒲萆寨半路获凶人  
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..... (52)
-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 
华国祥投县呼冤 ..... (55)
-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招祸  
狄县令度理审情 ..... (58)
-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 
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..... (61)
-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 
听哑语细察行迹 ..... (64)
-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 
见毒蛇开释无辜 ..... (67)
-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 
为盗贼大意惊人 ..... (71)
-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堪捉贼  
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..... (74)
-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 
揭地窖邑宰精明 ..... (77)
-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 
淫泼妇忍辱熬刑 ..... (80)
-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 
假阴官审明奸妇 ..... (83)
-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 
阎立本保奏贤臣 ..... (86)
-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 
入山东二臣议事 ..... (89)

-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 
小黄门贪索赃银 ..... (92)
-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 
武三思怀恨大臣 ..... (96)
-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 
洪如珍接见大员 ..... (99)
-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 
发公文老民伸冤 ..... (102)
-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 
辱奸贼设计讥嘲 ..... (105)
-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 
执皮鞭押令念供 ..... (108)
-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 
奸巡捕设计骗人 ..... (112)
-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 
入衙门自入牢笼 ..... (115)
-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 
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..... (118)
-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 
遇良友细访奸僧 ..... (121)
-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 
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..... (125)
-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 
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..... (129)
-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 
老奸妇受刀身死 ..... (133)
-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 
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..... (137)
-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 
升大堂怀义拷供 ..... (141)
-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 
刑部府奸贼徇私 ..... (145)
-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 
武三思哀求巡抚 ..... (149)



-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..... (153)  
薛敖曹夜行秽事
-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..... (157)  
狄梁公一心除贼
-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大 ..... (160)  
记前仇阉割薛敖曹
-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官廷 ..... (163)  
武则天怒召奸党
-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..... (167)  
出愤言挽回奸计
-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..... (170)  
传圣诏伟之尽忠
-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..... (173)  
许敬宗勾结李飞雄
-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..... (176)  
东京城敬宗定谋
-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..... (180)  
胡世经力守怀庆府
-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..... (183)  
狄仁杰奉命提兵
-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..... (186)  
遇官兵吴猛亡身
-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..... (189)  
获胜仗命攻大寨
-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..... (193)  
两将身死马荣回营
-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..... (196)  
安金藏入朝报捷
-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..... (199)  
高县令行毒孟城
-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..... (202)  
念老臣狄公病故
-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..... (206)  
庐陵王复位登朝

#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

诗曰：

世人但喜作高官，执法无难断案难。  
宽猛相平思吕杜，严苛是尚恶申韩。  
一心清正千家福，两字公明百姓安。  
惟有昌平旧令尹，留传案牒后人看。

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，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。故官清则民安，民安则俗美。举凡游手好闲之辈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扫而空之。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，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，而见其刑罚难容、罪恶难恕，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，宜无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积习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。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，要能上保国家，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；下治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。无论民间细故，即宫闱小事亦静心审察，有精明之气，有果决之才，而后官声好，官位正，一清而无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，尧舜之时有皋陶，汉高之时有萧何，其中不害、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。若不察案之由来、事之初起，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，则虽称快一时，必至沉冤没世，昭昭天报，不爽丝毫。若再因赂而行，为贪起见，辄自动以五木，断以片言，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，上清宫闱，下安百姓，岂可得哉。间尝旷览古今，博稽野史，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。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，做案之奇，访案之细，破案之神，或因秽乱春官，或为全其晚节，或图财以害命，或因奸以成仇，或误服毒猝致身亡，或出戏言疑为祸首，莫不无辜牵涉，备受苦刑。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，变言易服，细访微行，阳以为官，阴以为鬼，卒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罹其辟，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。春风倦人，日闲无事，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，以供众览。非敢谓警世醒俗，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。

诗曰：

备载离奇事，钦心往代人。

廉明公正者，千古大冤伸。

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，其时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报国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职。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、张柬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荐。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，太后欲废中宗，立他为嗣。狄仁杰犯颜力争，奏上一本，说：“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配食太庙。若立武三思，自占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。”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这个念头，退政与中宗皇帝。就称仁杰为国老，迁为幽州都督。及至中宗即位，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。此皆一生的事迹，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，说他是个忠臣。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，所以后人易于知道，还有未载在国史而传流在野史上的，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。不但是个忠臣，而且是个循吏；不但是个循吏，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，举凡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，下至民间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断分明。自从从父母生下他来，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，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，到了十八岁时节，已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，先举了明经，后调为汴州参军，又升授并州法。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迁他为昌平令尹。到任以来，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词讼，自是他的余事。手下有四个亲随，一个姓乔叫乔泰；一个姓马叫马荣，这两个人乃是绿林的豪客。这日他进京公干，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。仁杰见马荣、乔泰皆是英雄气派，而且武艺高明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何不将此人收服，将来代皇家出力，做了一番事业，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，为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。”当时不但不去躲避，反而挺身而出，招呼他两人站下，历劝了一番。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，说：“我等为此盗贼，皆因天下纷纷，乱臣当道，徒有这身本领，无奈不遇识者，所以落草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义，情愿随鞭执镫，报效尊公。”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。其余一个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并州人氏，自幼在狄家使唤。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无论何事，皆肯前去，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，不至卤莽，此人随他最久。又有一个姓陶，叫陶干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后来改邪归正，为了公门的差役。奈因仇家太多，时常有人来报复，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，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，从到昌平任之后，这四人皆代

他私行暗访，结了许多疑难案件。

这一日，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，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赶着穿了冠带，升坐公堂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。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，在案前跪下，问道：“你这人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抑，不等堂期控告，此时击鼓何为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孔，名叫万德，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。家有数间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开了客店。数十年来，安然无事。昨日向晚时节，有两个贩丝的客人，说是湖州人氏，因到外路办货，路过此地，因天色将晚，要在这店中住宿。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，当时就将他住下。晚间饮酒谈笑，众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将明，他两人就起身而去，到了辰牌时分，忽然地申胡德前来报信，说：‘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，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，准是你图财害命，将他治死，把尸首抛在镇口，贻害别人。’不容小人分辩，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，大言恐吓，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，不然‘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？这不是你移尸灭迹？’因此小人情急，特来请大老爷伸冤。”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，将他这人上下一望，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。无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，乃道：“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，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，单说是你？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，本县终难凭信，且将地甲带来核夺。”

下面差役一声答应，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，满脸的邪纹，斜穿着一件青衣，到了案前，跪下道：“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，见太爷请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，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，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。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，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，小人因此向他盘问。若不是他图财害命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？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，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，即使在路遇见强人，岂无一人过此看见？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，这是显见的情节，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，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，此乃小人的承任。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爷审讯便了。”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，甚是在理，回头望着孔万德，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“你两人供词各一，本县未经相验，也不能就此定夺。且待登场之后，再为审讯。”说着，将他两人交差带去，随即传令伺候，预备前去相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

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，预备前往相验。自己退堂，令人传了仵作，发过三梆，穿了元服，当时带了差役人证，直向六里墩而来。所有那一路居民，听说出了命案，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，必能伸冤理枉，一个个成群结队，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。到了下昼时分，已至镇上，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，前来迎接。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，然后下轿说道：“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，然后登场开验。”说着，先到了客店门首，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，委是刀伤身死。随即传胡德问道：“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？”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，赶着回道：“太爷恩典。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，故将两口尸骸杀死，抛弃在镇口，以便随后抵赖。小人不能牵涉无辜，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，求太爷明察。”狄公不等他说完，当时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。你既是在公人役，岂能知法犯法，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？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，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，汝当先行报县，说明缘故，等本县相验之后，方能请示标封。汝为何藐视王法，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！这有心索诈，已可概见。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，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。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，然后再严刑拷问。”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。登时喊叫连天，皮开肉绽。所有那镇上的百姓，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，被胡德诬害，无奈是人命案件，不敢搀入里面。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，众人已是钦服，说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好一位精明的清官。”

当时将胡德打毕，他仍是矢口不移。狄公也不过为苛求，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，向着孔万德问道：“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，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？汝且说明。”孔万德道：“只后进三间，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。东边两间，是厨屋。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，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。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，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，不免总有银钱，恐在前进不甚妥帖，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。”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，指着上首那间房屋。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，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，床面前

尚摆着两个夜壶。看了一遍，实无形影，恐他所供不实，问道：“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，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，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，以外别无一客么？”孔万德道：“此外尚有三个客人，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，那两个是主仆两人，由河南到此，现因抱病在此，尚在前进睡卧呢。”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，说是：“姓高，名叫清源，历年做此生理，皆在此处投寓。昨日那两个客人，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，夜间并未听有喊叫。至他为何身死，我等实不知情。”复将那个仆人提来，也是如此说法。且言主人有病，一夜未曾安卧，若是出有别故，岂能绝无动静。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非孔万德杀害，心下更是疑惑，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，仍然无一点痕迹，心下说道：“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，若是在这屋内，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，岂能一点形影没有？”自己疑惑不定，只得出来。

到了镇口，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，散在四处。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，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。皆说不知情，因早间过路人来，方才叫唤起来，知道出了这案，因此鸣了地甲。细细查访，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。狄公心想道：“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？此时天色已晚，谅也不能相验，我先且细访一夜，看是如何，明早验后再议。”想罢，向着那乡董说道：“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故此今日得报，随即前来踏勘。但是这命案重大，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，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，明早再行开验。”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，自己到了公馆，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，抬呼众人退去。随将洪亮喊来，说道：“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。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，反来自己出首，牵害旁人。你且先去细访一会，速来回报。”

洪亮当即领命出来，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，并几个值日的差快，说道：“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，又没有苦主家，又没有事主，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。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，也不能无辜罗唆好人，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。胡德是此地地甲，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？我等也不是白扰的，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？明日回衙之后，总要赏给工食，那时我们也要照还。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？”赵三听见洪亮发话，赶着上来招呼道：“洪都头不必生气，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，忘却叫人预备。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，我小人奉请一杯，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，胡乱吃一顿罢。”说着，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，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。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，知是为命案来此，赶着上来问长问短，摆上许多酒肴。洪亮道：“我等不比寻常差役，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，拿着事主用钱，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。你且

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，吃两杯酒就算了。共计多少饭钱，随后一总给你。”说着，大家坐下。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，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，当时向着赵三说道：“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，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，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，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。人家不肯，就生出这个毒计，移尸在他家门首，岂不是心太辣了么？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？此乃眼面前地方，怎么连你们巡更皆逡巡不到？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，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。你看，这不是自讨苦吃么？”赵三道：“都头，你不知内里情节，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，故敢说出这话。我们这个地甲，因与孔老儿有仇。凡到年节，他止肯给那几个铜钱，平时想同他挪一文，他皆不行。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，输了一身的欠账，到了天亮之时，正是不得脱身，忽然镇上哄闹起来，说出了命案。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，因此起了这个恶念，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账，不意太爷如此清明，先将他责罚了一顿，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。但这案件也真奇怪，明明是天明出的事，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，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。孔老儿虽是个吝啬的人，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。”

洪亮听了他这番话，也是含糊答应，想道：“照他说来，这事也不是胡德了，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。现在所欲未遂，重责了二百大板，也算得抵了这罪。但是凶手不知是谁，此事倒不易办。”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，算明账目，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。自己别了大众，来到狄公面前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狄公道：“此案甚是奇异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，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，被歹人看见，尾随到此，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，措手不及伤了性命。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？本县既为民父母，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，方能上对君王，下对百姓，且待明日验后如何，再行核夺便了。”当时洪亮退了出来，专等明早开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

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，知不是胡德所为，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。

一宿无话，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点，命人在尸场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，早已吩咐到了孔家门口。

不多一会，狄公步出公馆，登场在公案坐下，先命将孔老儿带来，说道：“此案汝虽不知情，既是由汝寓内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且将这两个名姓说来，以便按名开验。”孔老儿道：“这两人前晚投店时，小人也曾问他，一个说是姓徐，那一个说是姓邵。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问着名字。”狄公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，命作先验这口尸首。只见作作领了朱批，到了场上，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，向着狄公禀道：“此人是否姓徐，请令孔万德前来看视。”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。老儿虽是害怕，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场上。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，勉强看了，说道：“此人是前晚住店的客人。”作作听报已毕，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，将尸身仰放在上面，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，细细验了一会。只听报道：“男尸一具，肩背刀伤一处，径二寸八分，宽四分，左肋跌伤一处，深五分，宽径五寸等；咽喉刀伤一处，径三寸一分，宽六分，深与径等；治命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会，然后下了公座，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。与所报无异，随即标封发下，令人取棺暂厝，出示招认。复又入座，用朱笔点了邵姓。作作仍照前次的做法，将批领下，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，禀令孔老儿去看。孔老儿到了场上，低头才看，不禁一个跟斗吓倒在地，眼珠直向上瞄，口中喃喃的直说不出来。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，知道有了别故，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，等他舒醒过来，说明了再验。尸场上面，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，恨不得立刻验毕，好回转城去，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，一个个也是猜疑不定，反而息静无声，望着孔老儿，等他醒来，究为何事，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，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灌了下去。好容易方醒转过来，嘴里只说道：“不不……不好了，错……错了。”洪亮赶着问道：“老儿你定一定神，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是谁错了。”老儿道：“这尸首错了。前晚那个姓邵的是个少年男子，此人已有胡须，哪里是住店的客人？这人明明的是错了，赶快求太爷伸冤呀。”作作同洪亮听了这话，已是吓得猜疑不定，随即回了狄公。狄公道：“哪里有此事！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，他为何未曾认明？此时临验，忽然更换，岂不是他胡言搪塞！”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，怒问了一番。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，说道：“小人自被胡德牵害，见两口尸骸移在门首，已是心急万分，忙忙进城报案，哪里敢再细看尸身！且这个系



倒在那姓徐的身下，见姓徐的不错，以为他也不错，岂料出了这个疑案！小人实是无辜，总求太爷开恩。”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心下想道：“我昨日前来，见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。既是他说讹错，这案倒有些眉目，不难访破了。且带胡德来细问。”

当时招呼带地甲。胡德听见传他，也就带着刑伤，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。狄公道：“汝这狗头，移尸诬害，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，昨日由镇口移来，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，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，赶快供来。”此时胡德已听见说是讹错，现在狄公问他这话，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，赶着禀道：“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，且近在咫尺，故尔说他杀害。至那尸身，确是一个少年，那一个已有胡须。因孔万德不依小人停放，两人匆匆进城，以至并在一处。至是否讹错，小人前晚未曾遇面，不敢胡说。”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，说他报案不清，反来牵涉百姓。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。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，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，不知何处人氏，因何身死。狄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本县已明白了。”随即复传仵作开验。只得如法行事，将血迹洗去，向上报道：“无名男尸一具，左手争夺伤一处，宽径二寸八分；后背跌伤一处，径三寸，宽五寸一分；肋下刀伤一处，宽一寸三分，径五寸六分，深二寸二分；治命。死后胸前刀伤一处，宽径各二寸八分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。狄公道：“这口尸棺且置在此处，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，本县先行标封，出示招认，俟凶手缉获，再行定案。孔万德交保释回，临案对质。胡德先行收禁。”吩咐已毕，随即离了六里墩。

一路进城，先到县庙拈香，然后回到衙门，升了公座，各役排衙已毕，退入后堂。一面出了公文，将原案即尸身尺寸形象录明，移文到湖州本地，令他回家属。随后又请邻村缉获，这许多公事办毕，方将乔泰、马荣传来，说道：“此案本县已有眉目，必是这邵姓所为，务必将此人缉获，此案方可得破。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，一经拿获，速来回禀。”两人领命前去。复又将洪亮喊来，说道：“那口无名的尸骸，恐即是此地人氏，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。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，匿迹在下乡一带，俟风声稍息然后逃行，也未可知。”洪亮领命去后，一连数日皆访不出来。狄公心下急道：“本县莅任以来，已结了许多疑案。这事明明地有了眉目，难道竟如此难破？且待本县亲访一番。再行定夺。”想罢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换了微行衣服，装成个卖药医生，带了许多药草，出了衙署。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走了半日，全无一入理问。心下想道：“我且